

諸被即各還樹絕迹矣象在吳連求去先主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梨一盃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殯埋之以日中死其日晡時已至建鄴以所賜梨付吏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爾先主思象便以所住屋為廟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鵠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見象在蓋竹山中顏色更少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六

河六

淳雲山至壽萬年官道士趙道編修

董奉

董奉字君異福州侯官縣人也昔吳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復為他職以經侯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邪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杜變為交州刺史得妻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搖而消之食頃變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杳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繞容一人以變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有一人言木一遣使者來召杜變急開出之聞人以錦振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變上車將還至

門而覺變既活乃為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為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變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上下樓亦耳如此三年從變求去變涕泣留之不許變問曰君欲何所之當為具大船也君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變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變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宕昌來者見君異因謝杜侯好自愛重變乃開視君異棺中但見一帛一面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癩垂死自載詣君異扣頭乞哀君異使病者坐一戶中以五重布韜其目使勿動搖乃勸家人莫近病人云聞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匝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乃去君異乃往解病人之中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嘗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網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

乃自齋酒脯見君異說大旱之患君異曰雨
 易得耳因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不可
 以得雨如何縣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為祈
 雨當為架好屋於是明日士彥自將吏人乃
 運竹木為起屋屋成當泥塗使人掘土取壤
 欲取水作泥君異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
 也其夜大雨高下皆足又君異居山間呪水
 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
 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七萬餘株鬱然成林
 而山中百蟲群獸遊戲杏下竟不生草有如
 耘治也於是杏子大熟君異於杏林下作簞
 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
 得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每有
 以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頭虎徹逐之
 此人怖懼而走杏即傾覆虎即遠去到家量
 杏一如穀少又有人空往偷杏到家人死遂
 送杏還扣頭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皆於
 林中自平量之不致有欺者君異以其所得
 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尚餘
 甚多縣令親故家有女為精邪所惑百不能

治以語君異若能得女愈當以侍中擢君異
 即為召勅諸鬼有大白鼯長丈六尺陸行詣
 病者門君異使人斬之女病即愈遂以女妻
 之久無兒息君異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
 女養之女年十歲君異一旦受上帝錫命位
 碧虛上監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猶
 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養
 女長大納婿同居其婿克徒也常取諸祠廟
 中神衣物廟中神下巫語云某甲侍是仙人
 女婿奪吾衣物吾不在此但羞人爾當為仙
 人故無用為問君異在民間住百年其顏色
 常如三十許冲昇之後人即杏林之故地置
 祠曰太一宮宋真宗賜額大中祥符觀徽宗
 宣和間勅封昇元真人一云漢州經縣南
 有杏山董奉種杏之
 所

姚光

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得神丹之道能分形
 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焦刀之不傷具主身
 臨試之積獲數千束令先坐其中四面發火
 焚之煙焰翳日觀者盈都咸謂光為煨燼矣

火息後見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
 手把一卷書吳主讀不能解後不知所之
 徐粵
 徐粵者具郡海鹽人也少有道術能收束邪
 精錢塘人杜氏女患邪學為作法召鬼即見
 一丈夫著白夾葛裘衣入門嚙一叱即成白
 龜一旦與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斫春柴
 日暮學不返明旦尋不見忽見覺在山腰
 挾鎌倚樹而不動遂乃抱學惟存空殼
 茅盈
 真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胃
 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柝流百世誕縱明
 賢繼踵相承高祖父諱濂字初成深識玄遠
 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郭
 北阿鬼谷先生遂隱遁華山盤西靈峯道遠
 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家絕塵人間也盈曾
 祖父諱偃字泰能濂之第四子也仕秦昭襄
 王之世位為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信
 侯毗弼霸正有功業於時焉盈祖父諱嘉字
 正倫仕秦莊襄王為廣信侯當是時也秦地

已并巴蜀漢中宛鄧襄陽兩郡夾北以上郡以東為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為丞相號文信侯使招至賓客遊士徵併天下始皇即位嘉輔帝室以嘉為德信侯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資治通鑑云秦

趙魏韓燕五國伐秦取壽陵始皇使嘉將兵攻之有功焉衛迫東都嘉又克討皆平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荆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

哀其忠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祚字彥英不仕不學志願農巷即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恩和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少秉異操天才穎燥矯志蕭抗行邁遠逸不營聞達不交非類獨味清虛怡心玄漠盈時年十八遂棄家難親入于恒山讀老子道德經周易傳採取山朮而餌之潛景絕崖素披靈油仰希

標玄與世永遠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縑師鬼谷先生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時其邑縑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曠嘉平始皇聞謠歌

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靈應履興妙論通於神夢髮鬚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謂之曰西城有王君得道可為君師子莫不尋而受教乎盈乃感悟登危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月沐浴向望遂趨榛冒險藉首靈域卒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王母盈乃扣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

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質而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不知麻津塗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放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策幽林貪師所生遂遇王君哀盈丹書見授治身之要服氣之法於是靜齋深

室進行其事師重見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常氣非四時常生於內正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道和液得修形神塵錯感應思積則魂魄不滯理合其分氣甄其適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精神疲於往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神亦枯落歲減其始月

虧其昔矣宜妙訪求長易之益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見遺以要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遐八極寢宴

高空游行紫虛也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真文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今授諸司命于王札玄挺錄字刊金黃映內睚素書上清似當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霄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歸

紫素混俗亦不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時年四十九也蓋父母尚存父見大起為子不孝不親供養尋逐妖妄流走四方吾當喻汝為不生之子也欲杖罰之盈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法世事兩不相濟雖遠遠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今道已成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外信禮度未該內秀道德玄域意有未釋故驗盈情狀俾眾不惑於是操杖向盈適欲舉杖即揮折成數十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嘆意乃止盈曰向所啓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則有所傷故爾至漢宣帝時二弟俱貴衰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為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靈之職矣來年四月三日當知諸君能如今日之集會不眾許之時元帝初元四年也明年送客如斯而集至期日盈門前數頃地忽自

平治無復寸芥皆青綠椽屋屋下鋪數重白氈容數百人坐遠近翕赫相語來者塞道客乃有數陪於送第時眾賓並集爾乃大作主人不見使人但見金盤玉杯自至人前奇般異果不可名字酒更美好復有枚樂絲竹金石聲動天地香麝之芳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牙旗器仗曜日盈與家人及親族辭決而詣宗室子弟曰夫真仙道隱貴有迹翳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吾所以不得顯道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子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返迷邪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爾言訖遂歸向曲邦人因改向曲為茅君之山時二弟在官聞盈玄迹縵邁白日神仙乘飛步虛越波陵津靈官奉從著於民口節蓋旌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喬不虛鼎湖實有於是並各棄官還家以日具之年方修盈精粕遺事不得口訣未為補益乃相與共歎而相謂曰吾兄

得道非他人也今不往從親問客訣而留此按云云方書以規度世乎繼往而不違凡之神仙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扶輿自載以尋斯舉以漢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欣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固衷頑下不達道德願賜長生濟第云云盈曰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其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漸階其易行以自住於是並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液之道以往血斷補焦枯補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內竭誠精思神光乃見於是六丁奉侍天兵衛護盈又各賜丸轉還丹一劑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後授紫素之書各百字以付固衷固衷拜受其時亦有執疑者以啓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載真書言成陽茅固家子南關厥字季偉受命當仙位為定錄兼統地真便保舉有遺年命相關勤恭

所治四極法今官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
因其易之動靜察聞又曰盈固第袁徒業該
清雖曉反正思微徹斷敵六天才顯標明
今屬三官保命建名總括低宗領死記生位
為地仙九宮之英勳教童蒙開道乃成教訓

女官授諸妙靈治百鬼典崇校精開察水
源江海流傾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監殖龍芝
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鎮陰
宮之門也使者投書訖而去至漢哀帝元壽
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車從群官來
下受大帝之命授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
丈以紫玉為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惟盈虛挺
遠朗幽曉妙玄爰自重蒙散髮北山靜心林
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攝形絕碍
投軀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九
授靈篇剪髮祝曉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
餓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威激太
玄今敬授盈為大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
神君君平心正格兼操金石丹心橋東樓神
高映故報盈以玉銀綠桂八威之策使盈在

伐源澤折衝萬神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
激窮岫啓心精誠今故報盈以紫旄之節藉
敷華冠使盈招驅萬靈封山召雲君素家獨
往離親樂仙契開吟噓冬祖山川今故賜盈
綉羽紫帔丹青飛裙使盈從容霄階搏命玉

真君步驟深藪足履危仞心既志尚會不怠
憚今故報盈以班龍之輿素虎之輶使盈浮
景太空飛輪帝庭君披檢併景寒凌霜雪心
求明真不欺不悞今故報盈以曲晨寶蓋環
幃錄室使盈遊聘九宮靜神溫密君遠秀道
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靜思萬林今故報盈
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
上清君真心高靜滄累不經素挺浩映內外
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旌綉幡白羽玄竿可以
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
靈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
金鐘玉磬可以和中神虛館樂舞靈君饒渴
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感千邪不能
毀其淳今故報盈以紫琳之腴玉漿金甃可
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瓊也盈標領清玄紫珠

八映心輝重輝神耀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
賜以大元為號君九德既備咸積太微天人
虛白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盈心神
方朗四靈所棲丹神啓煥乘直不迴正任全
固監無照微今屬宇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

命之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
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
府盈其准之動靜以聞於是盈與二弟決別
而與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諸山
川神靈有司迎啓引從者以千萬矣臨去告
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往
來旦夕相見要當一千年再過來於此山三
月十八日十二月一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
虛赤城真人遊聘於二弟處也將可記識之
及有好道者待我於是吾自當料理之以相
教訓未悟於是季偉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內
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
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
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未成熟疾癘
不起暴害不行也真誥云固位句曲真人定

錄右禁郎袁位三官保命司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甘雨灌早稻陸田苗亦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雲何時復來遊

道一曰茅盈以真仙之裔識仙人之誼

魏鍾鼎之榮慕玄元之教故其刻志於道精感神明玄功克成榮喻富貴彼二弟之崇爵顯秩而盈略不動心盈蓋視二弟之榮華特一夢幻泡影而已然猶未之悟故示神變以悟之焉終使二弟為道之歸也道德經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茅盈之意其旨若此

韓崇

韓崇者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璋玄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還汝南太守拔書佐東安安後位至司徒時

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崇獨居清素上壽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漢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數韓崇可謂百煉不消也賜錢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治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璋玄道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為左理中監漢書所載事迹亦略同而置辭小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即東紹高祖也世又有為吳亦為太常名位同耳韓既隱來相呼為韓家誠如桃君或即是此虛崇而世呼為孫崇相韓崇字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七

河七

馮良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進一編修

馮良南陽冠軍軍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迎督郵自取無志因毀車轄裂敗衣贖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十五年乃還修整志節抗操嚴恪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賢良高第舉道委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棄世東渡入山今在鹿迹洞中後漢安帝

郎宗

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丘人少仕官為具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懸牕聞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宗恥以占事就夜解印綬負笈適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茅山鹿迹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理宗分能望氣占候古山常賣卜自奉皇帝徵為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燒殿月遣人參果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